

我與上人的一些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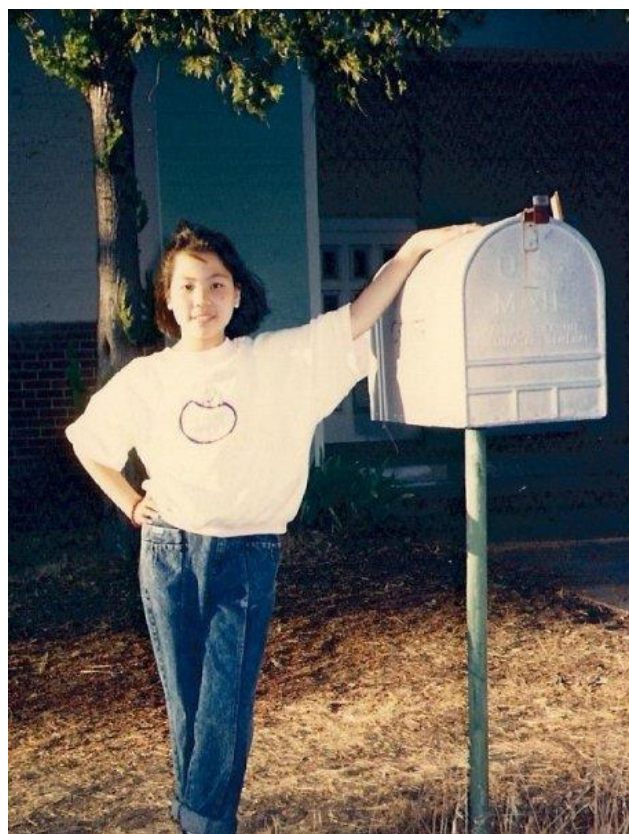
羅果莊居士 2017年10月1日中午結法緣於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阿彌陀佛！大家好，我是從香港來的，我的名字叫羅詩麗，我的法名叫羅果莊。今天很開心能夠在金佛寺跟大家結法緣，請大家多多指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佛法還有跟師父上人的一些因緣。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在跟著我的父母，還有我的舅舅、舅媽就去香港上人的很早期的一個道場——佛教講堂。我大概是七歲，那時爸爸媽媽就會在佛教講堂幫忙。還有師父的一個道場叫慈興禪寺，我的舅舅還有我的爸爸媽媽，他們每一個星期都會去慈興寺當義工。

那時候，我跟我的弟弟都非常小，我們就跟著他們去道場。我的爸媽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師父上人，可是就已經跟著我的舅舅去慈興寺當義工。當時的慈興寺非常的老舊，也有很多工程要做，所以需要有很多的義工。現在金佛寺有一些義工，也是以前在香港慈興寺幫忙的一些義工。雖然我很小，可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個師兄叫果圓姐姐，我會叫他果圓姐姐，還有果揚哥哥，因為我那時候很小，所以這樣稱呼他們。果揚哥哥還有果圓姐姐他們現在也在金佛寺這裏。

慈興寺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雖然是很遠在深山裏面，可是我們每一個星期都會上去幫忙，每一個星期都會揹著很多很重的糧食或者一些用品上山去。男眾就會要推著很多泥土，或是工程用的用具上山去。我爸爸也有幫忙做鋼筋還有一些石泥方面的工作，然後也出錢也出力這樣子。小時候就這樣看著大人每個星期去廟裏面幫忙。



在慈興寺最開心的是什麼呢？就是能夠有機會跟著以前在香港的第一位比丘尼，以前我叫她果利師、恒益法師，當時她還蠻年輕的，我也很小。以前在暑假的時候，我就會跟著老益師在山上面住，整個廟只有一個老益師女衆比丘尼；然後還有一位男居士，大家都應該知道他是誰，以前的果振哥哥就是現在的恒興法師。

小的時候很頑皮啊，就是通山跑，老益師也不會太嚴格，可是什麼都會教我，什麼都要做。一開始上去的時候呢，早上當然要起來做早課。做早課只有她當維那，我就幫她打木魚，還要打那個鐘鼓，什麼都要做；幫她弄香、供果了、大悲咒水啦，所有都是我在幫她，她會教我怎麼做。

早上做完早課之後，她就要我坐在師父的那個房間後面那裏，坐在那邊背〈大悲咒〉，她說不把〈大悲咒〉背完就不准下山。那當時我很小，小孩子，才七八歲，九歲這樣子。媽媽把我丟到上面一個人煙稀薄，什麼人都沒有的山裏面廟裏面，我覺得很恐怖。

當時很生氣，怎麼媽媽會把我丟在這樣一個地方，跟著一個老人家，就是老益師，還有一個奇奇怪怪的哥哥——果振哥哥，又不說話又很瘦，這樣子。

老益師她住在三樓，我以為她怕我小孩子會怕，她居然自己睡一個房間，把我丟到一個好遠好遠好遠的另外一個房間，自己一個人，一張床，什麼都沒有，就好可怕啊，不過還是熬過去了。早上三點鐘還是要起來做早課的。

整個大殿只有她一個人做維那，我要幫她打木魚啦，要幫她澆大悲咒水了，又要幫她弄香啦，然後又要打木魚，打完木魚還要打那個咚咚鏘的鐘鼓。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很熟，很自然的，恒益師她就在那邊做這個手勢，然後我就跟著她這個手勢，說打兩下我就打兩下，打一下我就打一下。每一個暑假還有星期天、星期六都在大嶼山過，就是過一個出家人的生活。

打完木魚之後，早上第一件功課就是要在師父的房間那邊念〈大悲咒〉。那時候很怕，恒益師說：「妳不把〈大悲咒〉背完，不准下山。」好像用了大概幾天的

時間就把〈大悲咒〉背念完。因為那時候很想下山，很怕在那邊，不喜歡在那邊，很快把〈大悲咒〉背完了。後來還是沒有下山，還是繼續在那邊住。

早上念完〈大悲咒〉之後，要什麼呢？就要去掃地。不是普通的掃地，每天都要把整個大嶼山都要掃乾淨，而且要從山上面「掃掃掃」下山。還不止啊，她還要求說：「你在下面掃完以後呢，把掃把丟下來，從下面三步一拜拜回來。」小孩子小時候沒有辦法，只能聽話。所以我從小就很聽法師的話。那時候我才七八歲，在慈興寺的生活就這樣子。

下午就是在廚房幫忙，以前那裏的鍋子也像金佛寺這裏那麼大，以前沒有這個火爐，要幫她去搬柴、撿樹枝。以前是燒那個碳，就是那個木頭、木炭，煮飯就是要這樣子。

不過我還是蠻喜歡在廚房的，因為有的吃，而且老益師煮得菜非常好吃。她還有一個菜很出名的，叫「香菇腳」，不過她所有的功夫都給我做，她只負責炒。她叫我把那個每一個的香菇的腳一顆一顆拔出來，然後還要用那個錘把每一根香菇的腳都要錘碎，錘到一絲一絲的樣子。你知道香菇腳很硬的，對不對？可是她要考我的耐力，她要我把每一根香菇的腳都要把它錘到絲，變成絲一樣的，然後才能把香菇腳醃的那個菜做好。雖然做是很辛苦，不過做出來之後是非常的好吃。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在金佛寺這裏做。現在一般都是用機器弄就好了，就不用手。

做完廚房的工作之後，還要下田。因為以前的慈興寺有自己的田地，自己種菜。以前的種菜不是像金佛寺這裏那麼優雅，我們是要施肥的，我們的肥料就是我們自己的大小便。還有一個公家的廁所，下面就是上來爬山的人的洗手間，下面就會有非常自然的肥料，我就負責這樣施肥。然後我才知道，原來以前我們有很多的瓜啦，還有很多花啦，因為大嶼山都是有機種植，都是自己種的。

以前的慈興寺有很多花，有白色的薑花，也有這個桔色的金針花，所以我們拜懺的話，都是通山自己去採。以前小時候還會吃這個花，然後，小時候都會很奇怪的想一些問題：我們又不是香香公主，為什麼我們要吃花？我就想說吃了慈興寺的花，會不會變得香香的。可是那個花很好吃，就是生吃也可以，把它弄來炸麵

粉，就是一道菜。所有種植的瓜、果，合掌瓜都是非常人工的、自然的，就這樣摘來吃。

所以那時候在慈興寺生活還是非常開心的，一到暑假的時候就會流很多山水，整個山都會有很多流水啦、瀑布啦；我們就會跟著大哥哥（果振哥哥，即後來的恒興法師）就通山去跑啦，摘東西啦，就會跟他去玩。

其實小時候印象最深刻是什麼呢？就是跟著果振哥哥學會什麼是慈悲。雖然我很小但是他會教我們，以前香港人都很喜歡吃餅乾，我們早上就會拿著一些餅乾，就圍著這個山邊給一些小動物吃。以前不懂為什麼那個餅乾要到處撒，後來知道，因為山上的小動物，鳥啦、蛇啦、青蛙，還有蛇，我們都不怕因為常常會見到，原來呢這些小動物都是很難找吃的，所以我們要布施給牠們，讓牠們不要那麼難找吃的。所以小時候就看到會有鳥，也有螞蟻，很多蟲啊都來吃這個餅乾，就讓牠有東西吃。這個是我小時候第一次學會什麼是慈悲。

其實吃完飯很早，又做什麼工作呢？我最喜歡的一個工作，就是《大悲懺》。因為小的時候整個大殿就只有我跟果振哥哥，因為老益師會去工作，當時的話只有果振哥哥是維那，我就會幫他打木魚，還有打那個鐘鼓。每天如是，都是要拜《大悲懺》。反正就像是一個習慣性的，就變成生活裏面自己很喜歡的一個部分。小時候也會跟著果振哥哥去布施一些餅乾給山上周邊的小動物，螞蟻，鳥，因為他說這樣牠們就不用很辛苦的去找吃的，我們就給布施，所以在山上面就學會了什麼是慈悲，還有最喜歡的是《大悲懺》，因為跟著我也可以打木魚打鐘鼓，所以〈大悲咒〉也是在慈興寺學會的。

就這樣子大概過了一兩年，雖然不願意之下，還是必須得常常去慈興寺，慈興寺就好像每個週末必定要去工作的一個地方。那小孩子就是以一半工作一半玩，然後暑假的話，因為慈興寺後面有山有水，我們就會到處跑。

慈興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例如，如果不做早課的話，會被人家推下床啦等等。那我們上去的話，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完全不會有這樣子。然後也會通山跑，山上面有很多羅漢洞，也有一些龍或者是蛇洞啊。聽老益師說，以前上邊有很

多羅漢，還有一些龍——就是說，已經是在修行的一些龍啊或者蛇啦，蛇神啦，牠們都在山周邊修行的，所以上面非常有靈氣。

我的小時候的生活就是這樣子，去廚房幫忙了，下田工作了，還有上殿，這個都是像生活的一部分這樣子。

1988年，我第一次見到師父上人。這年師父上人去香港弘法，在佛教講堂的時候，他就見到我跟我的弟弟，我的弟弟比我小兩歲，那時候我應該是10歲。師父來弘法，我看到很多大人他們都是很忙啦，跑來跑去，準備看他開示這樣子。

我第一次跟上人講話，就是他在佛教講堂很輕鬆的就坐在那邊休息，他就看到我和我弟弟，就叫我們兩個人過來。我們就跪到他面前，那時候沒有什麼人，我跟我弟弟就跪在師父的面前，然後也很開心，又覺得這個老人家很慈祥，我們就對著他笑，他也對著我們笑。突然間師父就抓住我跟我弟弟的手，就這樣摸，當然不知道他是要摸什麼。小時候還想是在幫我們看相嗎？

師父抓住我們兩個的手，就低下頭就跟我們兩個笑，然後就拍我們的頭，就拍了幾下，就問我們說：「你們要不要去萬佛城讀書啊？」很奇怪，我跟我弟弟只會講廣東話，不會講國語（普通話），可是我當時完全聽得明白他講的國語。我說：「好啊！」這樣子，就很開心。完全聽得明白他說要不要去萬佛城讀書。他就說：「好。」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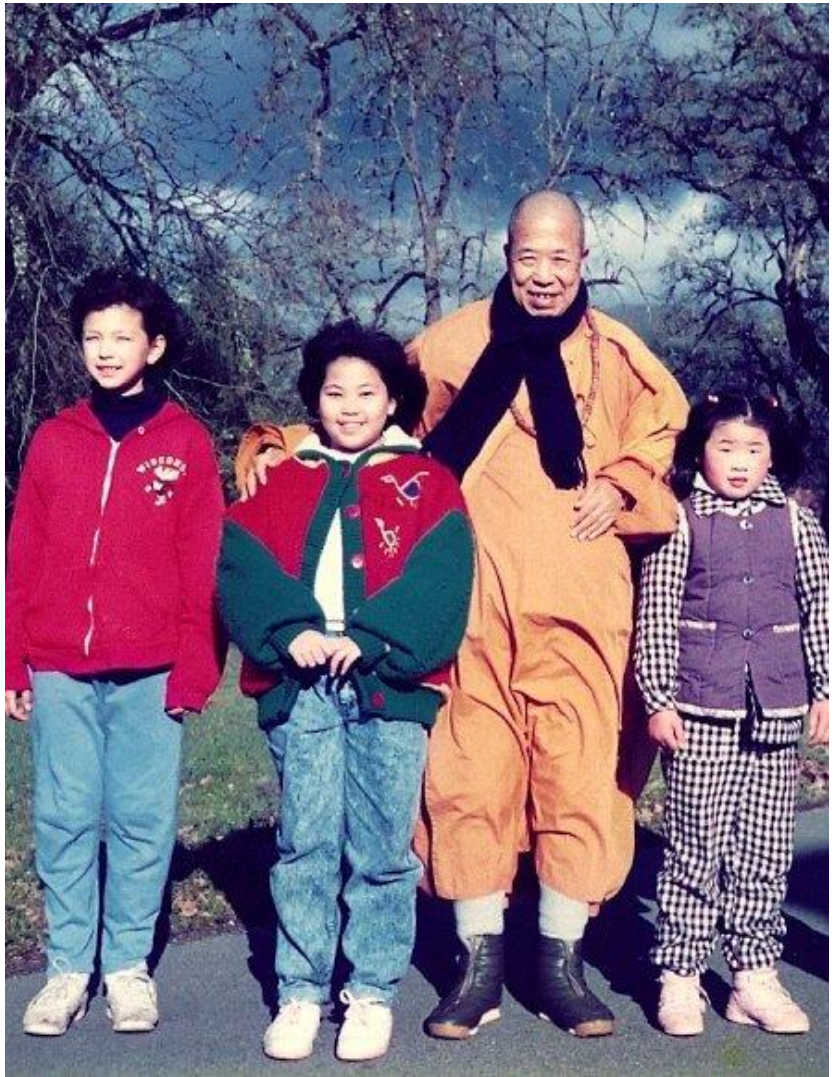
沒想到幾個月後吧，爸爸媽媽就告訴我們說，我們要去萬佛城了。當時我爸媽也是非常的驚訝，以為師父開玩笑，跟我們兩個就是聊聊天，開玩笑。誰知道師父上人是真的安排了，就請這個居士，還有學校的，當時的校長是彬法師，真的是安排教我們怎樣拿簽證，就這樣子安排我們去了金山寺。

我們就很開心啊就跟著去，見到師父的時候當然也很開心。第一年去的時候，就是跟著師父去金山寺啦，還有其他的地方去玩。那時候師父常常在萬佛城，我們一到，他就已經在萬佛城了。當時玩了三個月，我爸爸媽媽就陪了我在萬佛城三個月；三個月之後，爸媽才告訴我說他們要走了。

那三個月就是跟著師父到處去玩，然後我弟弟還常常跟師父坐在同一個車，還靠著師父睡到流口水。可是師父非常的慈悲，我跟我媽媽坐後座，我小弟弟就坐在師父的旁邊。因為男眾，靠著師父睡著了流口水。他流口水，媽媽就想去把弟弟推開，可是師父就是跟她講說不要動，隨他。所以師父上人在我的印象裏是非常非常的慈悲。

每一次見到師父，他都會很開心。在萬佛城見到他，都會開著他的嘜嘜車（高爾夫球車），每一次看到他的嘜嘜車，他就立馬停下來，叫我：「上車。」我們就上車坐著，就帶著我們遊萬佛城。很多時候會在大殿碰到師父。

我講完爸媽要走。我在那邊讀書的概念，以為說爸媽會跟著我們，一起住在萬佛城。誰知道三個月之後，原來爸媽說他們要走了，要回香港了，才知道原來我們要留下來當住校生。那時候，我才11歲。當時有幾個學生呢？才四個住校的住校生。



當時還有誰呢？我，還有懿法師的女兒，叫 Johanna，我跟她當時是最好的朋友，因為她會講廣東話、會講國語、會講英文，所以我就老跟著她；因為我不會講國語，也不會講英文，她會講。所以說當時就有四個學生，懿法師的女兒 Johanna，還有另外一個耐法師的女兒 Tina，胖胖的那個 Tina。後來還有一個老外，就我們四個人，整個萬佛城女校住校的第一批。

我當時應該是萬佛城第一個海外的住校的學生，就是從亞洲香港過來只有我一個，Tina 跟 Johanna 都是 LA 洛杉磯過去的，因為她們的媽媽（恒耐法師）還有外婆（恒月法師）都出家，所以她們也在那邊讀書。

三個月之後才知道媽媽要走了，我最記得那一天。我第二天發現爸爸媽媽已經飛走了，我就跑整個萬佛城去找爸爸媽媽，然後就在大殿門口就大哭，我哭到把早餐午餐都全部吐出來了。然後就這樣待在萬佛城。還記得我去年回萬佛城看到以前的校長彬法師，她說我那時候怪可憐的，印象最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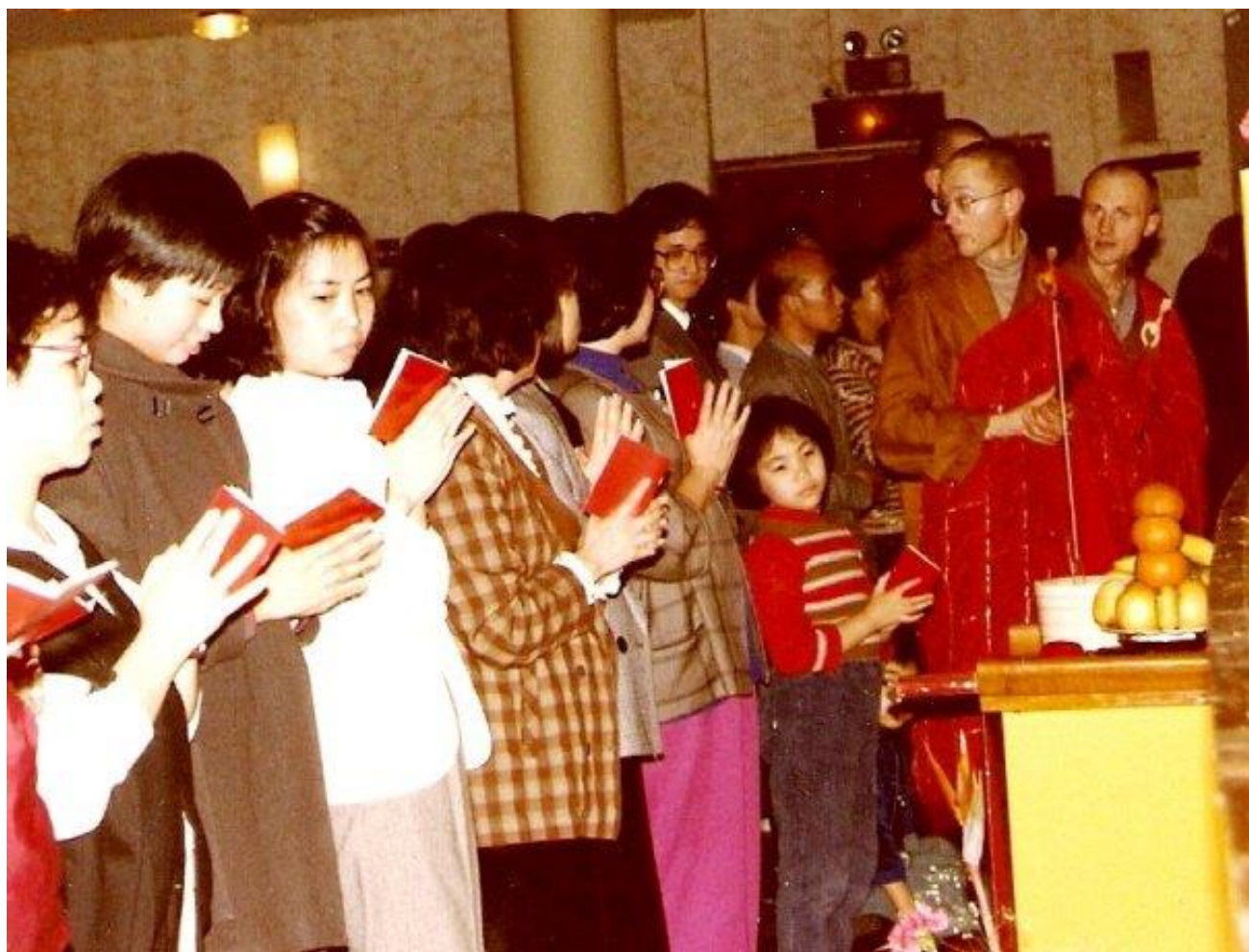
可是又過了六個月，過了六個月之後我就完全習慣了，什麼習慣呢？因為有好吃的。以前的山法師（就是後來的仲法師），我最記得印象就是，山法師還有幾個馬來西亞的法師，她們那時候還沒有出家，還是在家居士，薰法師那時候也是剛剛出家。她們時常在廚房幫忙了，什麼都做，然後我們小孩子就跟著她們跑。她們去哪裏，我們就去哪裏工作了，叫洗廁所就洗廁所，煮飯就煮飯，然後弄那個床鋪就弄床鋪，什麼都要做。可是我們小孩子也挺乖，反正就跟著她們幾個法師，還有在家居士。

今天早上有一個老居士教我洗鍋子，我想說：嗯，洗鍋子，我在萬佛城常常洗，已經洗到滾瓜爛熟了。

因為小的時候在萬佛城人不多，師父也在，所有的法師都在，我們吃的東西都是外面超市不要的東西。所以一拿來的話，我們就要撿菜。麵包硬硬的像石頭一樣的，仲法師記不記得？你們現在是很幸福，以前所有恒字輩的，在萬佛城過的那種生活是非常苦的，我們小孩子也跟著他們一起吃苦，所以我們非常能吃苦。因為我們吃的東西都是外面不要的東西，一箱一箱的我們就拎過來，麵包都像石頭一樣硬硬的。

齋堂的飲食沒有那麼豐富，都是外邊店不要的，我們就吃什麼。我最記得我跟 Johanna 我們倆最愛吃的是什麼？就是稀飯加醬油。然後最好的吃什麼呢？就是有一點奶油，就一點奶油加在這個稀飯，還有一點醬油，對我們來講已經是美味

了，就是已經很幸福了。麵包的話也是硬硬的，烤的，就這樣子。你會發現，恒字輩的法師們，還有我們那一代的學生都很會吃，因為那時的我們都非常的淒慘，我們都非常的期盼，我們唯一的娛樂呢，就是吃。



而且我們在萬佛城一個月只能出去一次。比如說 Johanna 媽媽，她們法師就是修行嘛，然後就跟著師父到處去弘法，就剩下我們這些小孩子還有一些居士在萬佛城。我們就是整天工作，然後拜《大悲懺》，我最喜歡。然後我最記得 Tina 還有 Johanna，因為我們要做很多的工，然後也要拜懺，什麼功課都要去，晚課也要去，聽經也要去，我們都會在拜墊那邊睡著，那是非常平常的事，在大殿睡著了。可是我們生活的很充實。

我們萬佛城的用具，所有都是舊的，都是人家不要的。我最記得我跟 Johanna，因為我們剛長大嘛，像我就想要穿漂亮的衣服。我們定期就會去居士的那個大的舊供應室，有很多衣服，都是居士留下來不要的鞋子啦、衣服啦，我們就會在那面挑衣服，還有挑鞋子，可是都是一些舊的鞋子。小時候的生活就是那樣子，可

是我都很開心。為什麼？那時候人不複雜，人都很傻。

法師對我而言，就像我的爸爸媽媽。以前，男眾的法師就像我們的爸爸，一到上課、晚上聽經，都是朝法師、長法師，他們會開示講故事給我們學生聽。所以我們很棒，因為教我們的老師都是一級棒，非常棒的老師。講佛法故事給我們聽，都是朝法師，還有實法師，他們都會處跑，還有聰法師。我們最喜歡聰法師，因為聰法師就是大大咧咧開玩笑了，然後常常帶我們學生一起出去玩。

女眾呢，我最記得仲法師她們那時候呢，就是一開始有女眾的居士會開車，我們每一個月都會很開心的開那個車，那個車子其實很危險，只能坐五個人，可是我們居然可以塞七個人。坐車去外面最開心的就是去喔瑪、去超市，出山門了，我們就會很開心，然後買很多薯片啊吃的回來。這個就是我們很簡單的生活。在家居士、剛出家的法師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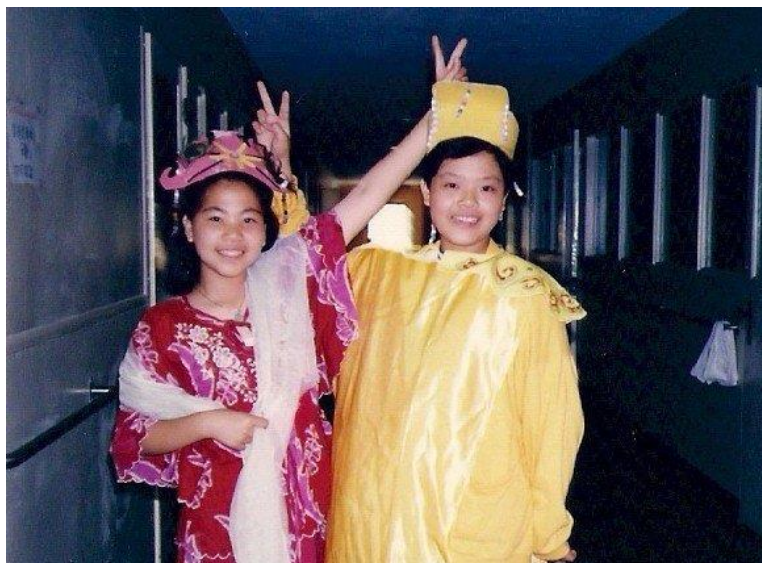
所以我們都互相照顧，一有吃的我們大家都分享，然後法師她們把一身本領都教我們。應該這麼說，小時候呢爸爸媽媽不在我身邊，他們一年半才會來看我一次，因為他們在香港的道場，還有跟著師父在臺灣、馬來西亞去弘法，然後就把我跟我弟弟丟在萬佛城，所以說很可憐很可憐。

不過對我來說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小時候爸爸媽媽管的很嚴，可是我爸爸媽媽離開之後呢，在萬佛城所有的法師就是我的爸爸媽媽，他們都非常非常的疼我，還有 Johanna 她們都非常疼我們的。因為可能看到我們這幾個孩子沒有爸媽在身邊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是蠻可憐的，因為我們不太會照顧自己，穿的衣服也是髒髒的，鞋子也是舊舊的，然後這些女眾法師她就會照顧我們的起居飲食。當然，因為當時師父有開示講過，要把萬佛城所有最好的食物都要給學生。所以當時所有的女眾法師，在那邊工作的人，還有女眾的居士，學校的方面，她們都非常疼學生，雖然只有我們那幾個。

應該是在1992年的時候呢，才開始有很多臺灣的學生來，生活環境才會好一些。以前我們的床，漆都是自己油的，還有搬木頭燒火柴，還有床被單自己洗了，自己縫了，衣服也是自己縫了，這些都是很平常的。所以萬佛城出來的學生，我覺

得就是萬能的。為什麼呢？我的印象最深刻是什麼呢？身為一個學生，每一個法師的一舉一動，我們就像一個錄影機一樣的，全部都錄起來了。

懿法師，我現在可以講我的感想。Johanna 的媽媽懿法師，小時候給我的印象是，她的國語開示都非常的棒，我雖然很小才11歲，可是她出來講法，她跟著師父出來說法還有做翻譯的時候，我就覺得：「哇！她的英文好好啊，她的國語好標準啊，她的廣東話一流啊這樣子。」就是你會把所有法師的儀表，她們的一舉一動你都像吸收了，全部吸收了。你就會想要當她們的樣子，其實不只是我，我覺得其他的學生都是這樣子。



仲法師，小時候我最欣賞她一樣什麼東西呢？因為大部分的法師都是很嚴肅的，尤其是貴法師和是法師，我一看到她們我就掉頭走，哈哈。如果跟她坐下來的話，她就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這樣唸啊唸啊：詩麗，妳要這個樣子，不要懶哦！然後就講了一個半小時。反正每個法師都有她的特點。



然後佳法師的話，一看到我，就是抓著：Szlai，過來。然後就教我英文，說妳就講這些英文的文法不對，老是要改正我的英文。

所以每一個法師，就像是我個人的導師，所以我覺得我非常的幸福。在半年之後，我就覺得自己非常的幸福。



還有現在在萬佛城，一直在做回收的，很多人好像都看不起她撿垃圾，可是她也

是我最欣賞的一個法師，為什麼呢？頤法師，都被我們學生欺負過，因為她很慈悲，可是她又很可愛，你知道嗎？就是整天自己跟自己講話，唸啊唸啊，然後弄東弄西的。我們的國語，寫的國語中文是她教的。我們整天都要在大殿的後面，抄南無阿彌陀佛，都要抄好幾百遍；就是一本一本的，不同顏色，寫完黑色還有彩色，寫完彩色還要。我的中文就是這樣練來的。

然後國語的話，就是看著每一位法師上台、講法、翻譯，所有的學生在下面完全的吸收了。所以你現在聽到我的國語，我為什麼沒有口音，這個是萬佛城的功力，這是從小薰陶這樣子。然後，最開心的就是吃了。

仲法師，那時候她呢跟現在沒有多大變，她就像彌勒佛一樣的。小時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樣的，她就是一個開心果。我們學生看到她，我們都很開心，因為她給我們分享她吃的。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好吃的，就找仲法師。那時候她不叫仲法師，叫山法師。然後看到她大搖大擺的，開開心心的走過來，你就會去跟她聊天啊，跟著她到處跑去工作啦，這是最快樂的時刻。

其他的法師就是嚴格了，是法師就教我們當學生的規矩，貴法師就是很優雅的。貴法師說：「妳要很斯文，身要這樣站，筷子要這樣放，腿要合起來。」每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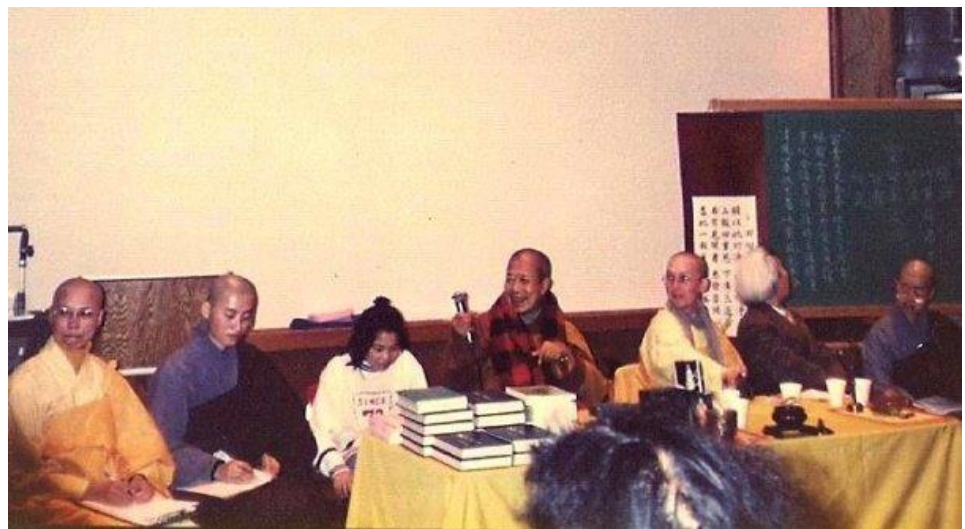
法師教我們的都不一樣。所以說我現在的一身本領——就是每一個法師，眼睛一瞄上你，就是要扶正你。

然後廚房呢，就是仲法師她們煮飯，很棒。懿法師就不用說，懿法師講經說法那個理論上面非常的強。我們小朋友雖然小，可是我們都非常的注意她們講經說法的方法，怎麼講。我們都覺得法師講經說法很莊嚴，就這樣學。

第一年過了之後呢，師父就回來萬佛城。我小時候很胖，可是一年之後，到萬佛城薰陶之後呢，我發現我變漂亮了。因為吃也吃的很好，那時候法師居士們她們把最好的東西都給我們吃，然後也長高了，皮膚也很好啦。

冬天的時候我爸媽終於回來了，終於渴望她們回來了，一年後冬天的時候。師父還是一樣的，帶著我們出去玩。我覺得仲法師還是跟以前一樣，她好像師父在那樣。其實師父在的時候，他對我們居士都很慈悲，他不是整天說：哦，你要拜佛啊！你要去上殿啊！怎麼樣。其實師父也是帶著我們到處去玩的，哈哈。我爸媽一到，師父就帶他們去法界聖城啊，帶他們去金山寺啊，然後我也跟著。

後來師父說他要去聖荷西大學講經說法，他就說：「來，跟著來，走！」然後他說一聲走，我就走了。我就跟著他的車去聖荷西大學，跟那些大學生講經說法。當時有



很多法師，好像有是法師、貴法師，還有門居士。我那時候才十一歲，然後那是我第一次，師父第一次訓練我在大眾面前結法緣。

那時候法師跟師父在那邊講，我就在那邊畫畫，就玩，畫畫。突然間呢就有法師來跟我講說：「Szlai，趕快下來，師父要妳上去講法，跟大家結法緣。」我說：「

啊！」愣住了，我說：「要講什麼？」然後他說師父要你講一講在學校的生活，這樣子。所以後來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後就很害怕，因為看到坐滿了這個大學生，然後下面都是教我的老師，是法師啦，貴法師啦，那時候還有佳法師，還有幾個老外的法師，我都很怕。

然後我的腿一直在抖，就坐在師父的旁邊，師父就笑。我那個照片還有，有時間給大家看。那時候我就想說：師父，你怎麼還在笑我。我的腿一直在抖，很害怕一



直抖抖抖，不會像現在這樣很乖。然後師父就看著我的腳就說：「妳的腳不要抖，這樣子的話會像樹搖葉落，福報就被我搖走了。」自從那一次之後呢，我就學會了講經說法，腿不要動。

師父叫我講一講育良小學，還有培德中學的生活。我記得我先用英文講的，講完了就起來走了。師父就說：「哎，不要走，妳還沒有翻譯國語，還有這個廣東話。」我說：「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我自己講什麼了。」從那一次之後，我就知道說，原來每一次出來講經說法，都要講國語（普通話）啦，廣東話啦還有英文。那一次是上人第一次教我出來怎麼樣跟大家結法緣。

再大一點之後呢，師父在萬佛城的大殿，有時候是坐禪七，就會叫學生出來跟大家分享。那後面的話就不用師父叫了，自動自覺得就上去了。以前小時候很乖，一到講經說法都是學生的話，就是搶著先舉手。如果要到師父叫你上去的話，就會很兇，所以說我們都自動。男校也是，女校也是，自動自覺。那我很多時候都是第一個，就自動自覺啊，如果不上去肯定要挨罵了。所以說跟大家結法緣，法師一叫的話，就很聽話，說：「知道。」這樣子。

在萬佛城的生活就是非常的棒，因為我們讀書沒有壓力，從來我爸媽也不會給我壓力，法師的話他不注重我們的學歷，不是很注重，他們反而非常注重我們的言行舉止，我們的性格，還有我們的平常的一舉一動。還有小時候要抄經。後來我很喜歡看《大方廣佛華嚴經》，因為我記得小時候常常被罰，罰抄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雖然不明白他講什麼。可能那時候就種了那個種子。就是我覺得在小的時候完全不懂得這些經文，可是法師要我們抄經啊，還有念經，那你已經種了很多很好的種子，長大了才會去學習。

我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所有的法師都會突然間消失。比如說有一些老師都是我非常喜歡的，教完我有一些很貼心的，就是說我生病啊，她們就會拿藥給我吃。有一個很搞笑的情況，因為每一個法師的習慣都不一樣。我記得有一次我生病，有一個法師買了七喜汽水給我，她說喝這個這個好，肯定會很快好的。另外一個法師就拿來銀翹給我，另外一個法師就拿來西藥，以前是吃那個紅色的Tylenol。然後我想說，我到底要吃什麼藥？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居士說：來來來，我給妳針灸。我說：好恐怖。所以說小的時候一生病的話，完全不用醫生的。就是五方八門的方法，都會把妳變的完全沒有病了。然後還有那些什麼針灸、拔罐，拔罐



也試過。所以小時候在萬佛城生病的話也不會怕，爸媽不在身邊也不會不開心，所有的法師都變成了醫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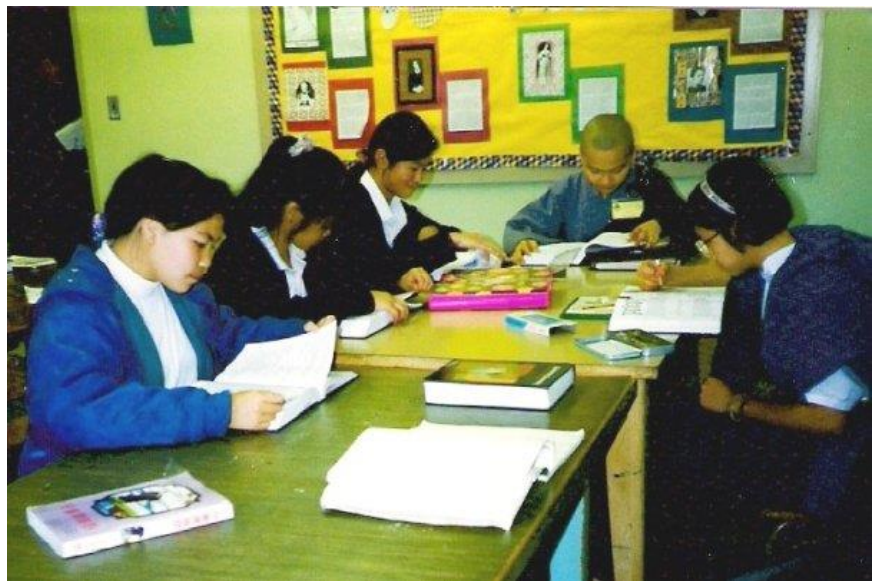
生活上的話，就是工作很開心，我最喜歡的就是大法會，為什麼呢？因為大法會會有很多好吃的。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像金峰寺啦，還有其他LA長提啦，很多居士每

一年都會來。他們看我們萬佛城的學生都好可憐啊，他們每一次來都帶很多好吃的給我們。以前的真法師，她以前還是居士的時候，我最記得她的頭髮是捲捲的，她每次來的話都會帶吃的給 Tina 還有我們。



以前我們都是跟居士睡在一個房間，因為我們學生才四個。我印象最深刻的，房間常常被調來調去的，一下子睡這個房間，不多久又被搬到另外的房間，反正每一個房間都睡了。然後又跟不同的居士睡。所以說我們當時認識了很多，跟很多人結了很多的善緣，又懂得怎麼去跟人家相處。

所以說我覺得我長大了之後，在社會上工作也好，處事也好，完全沒有問題。為什麼呢？在萬佛城的話，什麼種類的人都見過，法師也有好幾種——有非常嚴肅的，非常開朗的，無厘頭的，自己受訓的。反正五花八門的法師，我們都會學習。所以在我心裏面沒有任何一個人或法師，都不會去批評她們好與不好。只懂得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性格還有個性。可是當時小時候師父說過，萬佛城是龍蛇混雜，要知道



每一個人的程度都不一樣，有一些比較精進，有一些是初學，像我們這種在萬佛城那麼多年都是初學。



而且那時候很開心的什麼呢？我們最喜歡在廚房工作。仲法師，妳知道我為什麼最喜歡在廚房工作嗎？因為我們居士還有學生，如果我們要在廚房工作的話，都可以不去做晚課，哈哈。還有晚上聽經都可以晚一點去，一個多小時的聽經就可以說晚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後就念完了那個咒心。有人會說：「Szalai，妳可以去睡覺了。」所以我們都很愛出坡、很愛去工作這樣子。

然後在每一個居士身上，都學到他們的本領。有一些居士畫畫比較棒，以前有呂媿老師、楊教授，還有以前在君康工作的仇伯伯，還有仇媽媽（就是現在的近日法師），每一個人在我們小孩子心裏面都是一個榜樣，他帶出什麼樣的一個本領，我們就學。在廚房包春捲，我們就學；在廚房說要做什麼西餐，我們就學；要油漆，比如說居士要自己油漆，我們就學。像萬佛城現在的四大天王，有一次楊教授來畫四大天王，他一看到我在大殿遊蕩，他說：「來幫忙。」然後我一下子就上去，三層樓高的四大天王，就開始幫忙畫，幫忙塗金了。簡直就是你要碰到什麼，就幹什麼活，幾乎每一天每一分鐘都在學習。

圖書館是我跟 Johanna 還有 Tina 最愛去的地方，因為那個地方簡直就像一個寶庫。因為小時候沒有人管我們，除了工作以外我們就到這裏。我們每一個都有一輛寶馬腳踏車，這是我們的寶貝，我們都會騎著腳踏車到處的飛這樣子。我們就會去這個圖書館躲起來，我們會拿很多書，除了佛書以外。

小時候我印象最深刻，我喜歡躲在被窩裏面，還有躲在這個圖書館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因為金庸武俠小說裏面講很多古代的佛法這些東西，所以我就很喜歡看。反正我們學生看很多書，英文的書，中文的書，老外的書，佛法的書都看。因為

萬佛城那裏沒有電視看，也沒有音樂聽，你唯一的娛樂就是工作，還有看書，還有上殿，還有就是去拜佛。所有的學生最不愛的就是去上殿，不過我個人是最喜歡拜《大悲懺》。因為不奇怪嘛，從小就在慈興寺拜《大悲懺》。所以除了這些以外呢，就沒有其他習慣。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就發現，可能是大概1992年的時候吧，我就發現很多我喜歡的一些老師都不見了，可能被派到分支的道場，學校的老師也越來越少。這個是沒有辦法，這個是萬佛城的情況，到現在還是這樣子。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每學一樣東西，都學一下然後就斷了。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學過日文，學過法文，還有學過鋼琴，學過畫畫，反正什麼都有的學，可是每一次都是學一半。為什麼呢？學到一半之後，老師不見了。為什麼？可能被派到其他的道場去工作，或者跟上人去弘法去了。



所以說，小時候還是有這種失落感。第一、爸媽突然間不見；還有常常在我身邊照顧我的法師，已經像是我的媽媽一樣的，起居飲食，從早到晚噓寒問暖，已經習慣了都是法師噓寒問暖——「妳今天有沒有穿衣服？」「詩麗，有沒有吃飯？」「今天有沒有吃糖果呢？」「病了，有沒有休息？」全部這些噓寒問暖都是法師出家人在照顧。

後來從萬佛城回香港之後呢，我很不聽我媽媽的話——其實老實說到現在還是這樣子。就是習慣了，小時候印象最深刻，把我養大的是萬佛城，還有法師們。從我腦袋有思想，就是小孩子大概十一歲有思想、有自己個性的時候，就是由法師帶大。我覺得我這裏的想法，思想，教我怎麼慈悲，怎麼待人處事，怎麼去幫助人，或者說對人用什麼方法，都是由法師們來言傳身教；還有家裏或是我的工作要很整齊。因為是法師、貴法師非常嚴格，被一點點歪了都不行。所以這些的習慣，我相信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是非常好的習慣。因為長大了之後，你在外面工作，就是這些帶出來的習慣，老闆也會很開心。你不只是跟某一些人相處很好，你可以跟各種各樣的人群或各種各樣背景的人，你都能夠相處，而且能夠相處的很

好。因為在萬佛城生活，你要學會包容，每一個人的性格你都要包容，每一個學生都有他們很偏激不一樣的性格，你都要去包容，然後互相照顧。我們的學生還有居士都要互相的照顧。所以非常的感恩我是萬佛城帶大的，我是法師們把我帶大的。

所以說長大了非常感恩師父不只是法師和居士。師父以前在1990年一直到1993年左右這段時間，師父常常都會在萬佛城到處走動，他會很休閒的。有時候在無言堂門口碰到他，有時候在大殿碰到他，他就會很休閒的看著你，就跟你聊天，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子。他不會說，我是老和尚，很嚴肅怎麼樣。我只看到他對法師很嚴肅。可是師父對我們居士還有學生都是非常的慈悲，就好像爸爸一樣的。很多時候他一碰到我，他就問我：「怎麼樣啊？最近過得好不好啊？」師父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子。所以說法師也是那樣子，經過了：「Szlai，吃飯了？吃飯了沒？」生活起居，就好像爸媽沒在身邊，你都不覺得你缺乏那個愛，你不會被忽略任何一點的關心。因為你可能沒有了那個爸爸媽媽來關心你，來照顧你，可是我有一群法師照顧我，還有一群法師都是我的老師，還有學生的爸爸媽媽也是。

學生的爸爸媽媽他們每一年來看我們，都會把其他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這樣照顧。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用心良苦的把孩子丟在萬佛城住一年，沒有爸爸媽媽在身邊要學會獨立，他們也知道我們小孩子很可憐，或說也覺得我們很乖了，能夠離開父母身邊，獨立的在萬佛城生活，也沒有什麼的怨言。所以他們每一年來，都會買很多東西給我們吃，也會帶我們出去玩這樣子。

我記得我印象最後一次，這個是很經典的，因為之後發生了一些事情。其實那段時間很多法師都被派去其他的地方，然後我當時也是某一種原因，我就離開萬佛城去洛杉磯讀書。師父發現我不在了，就找人到處找我，那我不知道，我是後來才知道的。後來也沒有人找到我。突然間有一天，我在洛杉磯的家裏就收到了一個電話。當時我們有在君康幫忙工作。師父就打電話來，是我同學的媽媽接電話的，因為我當時在她家裏。她接了電話說：「師父找你。」我就「啊！」覺得很奇怪，因為沒有人知道我住在哪裏，我才離開萬佛城可能一個月而已。

師父在電話裏邊的時候，聲音已經很虛弱了。師父還是那樣子，每一次師父都會

問我：「怎麼樣啊？妳最近過得好不好？」所以說，師父在我的印象裏就是一個慈父，每一次就是問：「妳過得好不好？」我就回答他說：「我過得很好。」後來他就跟我說：「妳現在在哪裏啊？妳趕快回來。」因為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那時候我在君康廚房工作，我就炸春捲，那個火太熱了就著火了，把這個角落燒著火了，然後把蓋子蓋起來火就沒了。可是因為在萬佛城啊，就是傳話傳的很快，大家都說：Szlai 把整個君康都燒掉了。這是很好笑的一個情況了。

後來也沒有什麼事情，媽媽就安排我去洛杉磯讀書，就這樣離開。師父在電話裏邊告訴我說：「他們告訴我啊，妳把君康給燒掉了。」這樣子問我。我也很內疚的告訴師父說：「是啊，我把君康給燒掉了。」那其實是沒有燒掉，只是鍋子那個角落著火了，把蓋子蓋起來，那個火就沒有了。不知道怎樣傳話，說我把整個君康給燒掉。我以為那時候師父會罵我。我想說：完了，我挨罵了。可是我還是很老實的說：是，我把君康燒掉了。你猜一下師父怎麼回答我？

這個是我最後一次聽他老人家說話。師父他居然沒有罵我，也沒有說什麼，他就很輕鬆地這樣對我說：「沒有關係啊！」我心裏想說：我把君康給燒了，也沒有關係？然後他很慈悲就說：「妳下次小心點就好了。」那一次聽完他這句話之後，所有壓在我心裏面不開心的、不快樂的，就說那段時間在萬佛城感覺很失落的所有的不开心全部都丟掉了，整個人一點不开心都沒有了。他可能知道我可能很內疚，也很不开心那時候。

當他講完那句話，我就想說：是啊，我下次小心點就好了。他就說：「好，那就沒事囉！」我說：「嗯，知道了！」他說：「那妳趕快回來。妳知道了，妳現在立刻回來。」然後我說：「好，我知道了，我會立刻回來。」這番話，可能他有一半生病，說話也不是很有力，他就重複又重複的，就說了很多句。然後就說：「妳記得要回來，妳一定要回來，知道嗎？」就重複，好像生病的人一樣。就是每句重複這句話，我就跟他說：「我知道了，我記得，我會回來的。」然後他說：「好，那就這樣子囉？」我說：「好。」他就掛掉電話了。

其實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在生病，我自己感覺的出來他聲音沒有很好。大概五六個月後，才傳來消息說師父圓寂了，在1995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在洛杉磯讀書。所

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非常的深刻。所以我就永遠記得師父這番話：我不管怎麼樣，不管誰趕我走還是發生什麼事情，我就是一定要回去萬佛城。所以長大了之後，我就只聽師父這番話。

還有師父涅槃之後呢，我也沒有很難過，為什麼呢？我跟師父講完那通電話之後呢，在我心裏面我都永遠記得**師父是無處不在的**。他也是不管你到哪裏，他都會知道你在哪裏，都會找到你。我那時候很難過，可是那時候也是爸媽的原因，因為我那時候才十七歲、十八歲，我爸媽因為當時萬佛城也很多變動，法師的變動，很多他們常常聯繫的法師，就說可以放心把我交到法師手上的這些法師都不在萬佛城了，他們也不放心把我送回去萬佛城。所以說我後來還是沒有去萬佛城。

幾年後有居士還有老師告訴我說：妳知不知道，妳當時離開了之後，上人很生氣，就找了她們老師，要她們把我趕快找回去。找了一段時間，也找不到我。後來師父那通電話，我才知道原來他找了我很久，才找到我。我心裏面我很相信自己：就算師父涅槃了，他的心還有他的人其實跟我們每個人在一起；你去到哪裏，他都會跟著你，也知道你在哪裏。

所以我長大了之後，我去哪裏都帶著師父的照片，心裏面也有師父。還有我那時候在心裏面也發了一個願，我就說：雖然師父現在不在了，可是因為萬佛城是我的家，還有所有法師就像我父母一樣的。師父不在對不對？可是僧團留下來的道場是我們的家，才是我們的家園，每一個道場都是我們的家。師父所有的僧團，就是所有的法師，不管早出家還是晚出家的，只要是師父上人留下的僧團，就代表了師父。

所以我長大了之後要回來的話，就是要去每個道場，照顧上人的道場，做護法，幫忙工作；還有所有的法師就代表了師父。師父不在，我們要聽誰話呢？要聽話，就是要聽法師的話，法師說一，我不敢說二。所以我媽媽形成了個習慣，我媽媽知道我非常不聽她話。我現在已經四十歲了，可是到現在來講，我一不聽她話，她就報告給法師聽——這個是給我一個非常懊惱的一個情況——因為她知道我誰的話都不聽，可是法師的話呢，我就等於是師父來跟我說話。

其實我長大了之後，如果在工作上面、生活上我有什麼迷失了，對不對？有時候我心裏面在跟師父講話。只有一兩次，我在生活上我整個人都迷掉了。就是去中國工作，還吃肉了，反正玩得很開心。後來有一天就夢見師父了。我夢見很多的衆生抓我，在一個很恐怖的地方。再後來就有一個大巴停下來，我的朋友就說：「上車。」我就立馬就上車。很恐怖啊！一上車之後，我就看車的窗戶，就看到師父。師父就笑著跟我講說：「現在沒事了。」然後就用心跟心跟我說話。我在夢裏面就大哭了，我說：「嗯，應該是真的沒事了。」

從那次之後呢，我就不再頑皮了！我就不再跑出去玩了，也不敢不規矩了，一有空的話，就回來道場工作。

回來之後，在香港的近潤師呢，她可能也看得出來我的弱點在哪裏。她是怎麼樣把我治回來的呢？她就請我吃火鍋。其他法師告訴我說：妳知道嗎？她從來不跟其他人吃飯。可是她為了妳呢，就去買很多菜，煮了很豐盛的火鍋迎妳回來道場。從此之後我就在道場幫忙做翻譯啦，還有幫忙做敬老節啦，還有其他的法會都會去幫忙。然後所有做吃的，法師要讓我負責準備吃的，我會設計很多款式，好吃的給大眾。

所以我在這裏還是非常感恩所有的法師，如果我今天我詩麗、果莊有什麼的能幹的地方或說懂得做什麼，每一點一滴的工作，或是我懂做的事情，都是女衆法師——尤其是很多恒字輩的法師，是她們一點一滴澆水一樣灌溉我的，所以她們的話我是不敢不聽。因為在我心裏，她們就代表了師父。師父不在，可是所有的法師還是一樣來關心我。

我現在長那麼大了，我每一年都回到萬佛城，有兩個原因，第一、我答應了師父，我要幫學校。就說要幫忙啊工作，幫學校很需要人幫忙。我第二個目的，為什麼要回去呢？我是要去看我的老師們。只要我每一年回去，看到所有的法師們健健康康，能吃能說，非常精神，我就很開心。如果有一年沒有回去的話，就好像很久沒有見父母一樣，就是我要去看她們安好，我要關心她們都健康。比如我會去老人院（福居樓）去看信法師，看到她很舒服在午睡，我就很開心，然後就去問候她。雖然是很短的時間，可是我告訴你是，感覺好像我一點都沒有離開過一

樣。好像我一回去萬佛城，第一件事她們就問我：詩麗，吃飯了沒有？可能我生病的話，在大殿翻譯一半，她們還是不放心，還要自己跑老遠去拿藥來。就是那種關心，三十幾年，可能好幾年都不見，可是這種的關心還是沒有變過，就是那樣子。

仲法師，我告訴妳，我跑了很多的道場，完全就是沒有她的蹤影，仲法師，就是以前的山法師。因為她是給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最開朗、最活潑、最開心、最和顏悅色的法師。一想到她，我就很開心，我肚子肯定會飽的；肯定是跟我出去玩的，開車，去哪裏玩得很開心的。可是我找了很多道場都找不到她。

曾經有人告訴我說：Szlai，妳很像一個法師，妳跟她長得好像啊！其實我心面有底，我想說：肯定是山法師（就是仲法師）。因為我們兩個都是胖胖的，肚子大大的，很好笑的，也很愛吃。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每去一個道場都沒有看見她。我都想說，她到底被派到哪個道場。所以後來這一次去華嚴寺，華嚴寺的薰法師安排我做所有的功德部的工作，我就有因緣跟每一個道場的法師電郵啊，每天溝通這樣子，就負責把每一個道場的牌位都安排好。

後來就發現有一個仲法師非常的活潑，什麼都願意幫忙。有時候我有一些煩惱，有一些問題，她就立刻幫忙。我想：咦，這個法師好可愛啊！怎麼樣都願意幫忙嘛。而且這樣子，「妳有什麼需要，有什麼問題，我立馬幫妳處理、解決。」我就覺得，這個法師好好啊！怎麼那麼棒！因為薰法師很忙，有時候我直接問她，因為都是道場跟道場之間的事情，沒有辦法問別人。跟她講電話，我發覺仲法師的聲音好熟悉啊，可是我又不確定。因為她以前舊的名字是山法師，到見面之後，就覺得好神奇啊，我想說，找了那麼多年，終於碰面了，妳知道嘛。

所以這一次能來金佛寺，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因為我覺得那麼多年我的心願，我今年師父答應了我很多的願望。

第一、師父讓我的工作可以慢下來。因為我之前的工作都比較疲勞，我的身體也出現了一點點狀況。可是如果我再不停下來的話，可能會糟糕一點。所以我後來決定自己要停下腳步，要好好調理身體。然後一起了這個念，就是說我希望工作

少一點，錢可以少一點，可是多一點時間在道場幫忙，多一點時間去萬佛城，多一點時間跟法師一起工作這樣子。

師父可能也知道我有這些的心願，師父是很慈悲的，你只要有什麼的想法，有什麼的願望他都會滿你的願。這是我個人感想，只要你跟師父講，他都會滿你的願。他會用一個方法就帶你走這條路，慢慢的你就會走到你想要到的那一個點。

所以今年我的老闆自動的告訴我說：「我們就兩個人合夥，這樣的話你又有妳的自由，然後妳的能力我又可以用到這樣子。」我就說：「這樣很好，只要你不阻擾我去道場。」因為過去三年他非常不開心，六月份我都回萬佛城教書，他是非常不開心的，所以引起了一個煩惱在。今年就決定了這個安排，沒想到安排這樣之後呢，我的收入也沒有太少，反而比我二十四小時賺的錢還更多。而且我這個工資呢，還夠我這段時間在道場幫忙。

其實我六月份我在萬佛城教書，後來我就隨意跟師父講說，哪裏需要幫忙我就去哪裏；還有就是我想學當廚師，想要做推廣素食，然後師父也滿我的願。法界大學的學生他們要去學當廚師，然後我就跟著去了。還有實法師他們去佛根地，過去三年，每一年我都答應他們說好啊，去去去，去了三年都沒有去到。今年的話，最後一分鐘安排，還是去了，跟實法師他們去了佛根地，又玩了一個星期，然後也拍了一些照片，也跟大家分享了。也認識了一些朋友，可以一起研究素食的，又滿了我一個願。後來結束了之後呢，我又去了洛杉磯長提聖寺。因為當時我也在洛杉磯，師父也在洛杉磯，感覺就是說也回去看看吧。

後來就到了我同學的家，我們還起了一個網站，以後要推廣素食的，這個工作也結束了。去年答應了薰法師我要去華嚴寺；因為去年去做佛像，那只是很短的時間，因為我趕著回萬佛城教書，所以說沒有跟她好好的聊天啊，也沒有敘舊這樣子。所以後來我就決定去華嚴寺一個星期。

沒想到，八月一號一到華嚴寺，她們就忙到不行，瘋忙，每一個人都在瘋忙。後來薰法師說：「Szlai，妳不要走了，千萬不要走，妳就留下來。」可是我就說：「我媽要來，要帶她過來的，還有另外老居士過來。」然後她就說：「哎呀！她們都

自己來了。」從八月一號我就沒有走了，從八月一號第二天開始，就一直做做做，從早做到晚，吃飯也沒有時間吃飯。

我剛才說到華嚴寺，把我一生在萬佛城學的本領，全部都拎出來用了。我從第一天開始當油漆工，把那個五樓法師住的寮房所有的門全部都油了。所以薰法師也很聰明，她把所有來不及的工程，就把我編到要很急，要趕快完成的這個工程。那我一去那個部門，我就很快的把那個部門的工作結束了。那個結束之後，她就立馬叫我去修屋頂。其他的居士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看起來是很弱質芊芊的，他們沒想到怎麼工作起來像個男生一樣的。因為萬佛城呢沒有什麼男生的工作，大貨車我們也要開，那是很普通的事情。

然後薰法師說：「Szlai，明天妳就去那個屋頂，跟男衆一起去修屋頂。」然後我說：「好，沒有問題。」後來修完，大概一天。又下去，去做畫油漆。後來就繼續去做拖地啦，抹地啦，還有幫她們弄那個佛像，什麼工作都要做。到最後呢因為人手不夠，也很緊急，連木工，鋸木很危險的工作，我又說：算了，我來。後來我就去當木工去了。

我去當木工的時候呢，所有的男衆都被嚇到了。因為他們想說：怎麼可能一個女孩子可以把他們的工作都做了。因為他們一直說：很忙，沒有時間，沒有時間。後來我想：你們沒有時間，那就我來吧。後來做了一天，晚上之後呢，他們看到我們萬佛城出來的人是非凡的。然後第二天他們就怕了，他們就覺得很丟臉；他們就覺得說這一群大男人，比不上我這個女孩子，一天晚上就能把所有的牌位的那個木頭都弄出來了，總共做了大概一百多個木頭。第二天早上我一起來，本來要去當木工，發現所有的牌位的木頭全部弄好了，油漆都弄好了，整整齐齊排在那邊。

講得太高興，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所以說這次非常開心能夠來到金佛寺這個大家庭，我覺得大家、所有老菩薩都非常的很幸運，因為能遇到仲法師這麼可愛、那麼和藹可親的法師來帶領大家。阿彌陀佛！